

湛然居士文集

第四冊  
卷八至九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目次

醉義歌

題恒岳飛來石

為慶壽寺作萬僧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主

因作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

作疏



請某公庵主任竹林疏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請某庵主開堂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請亨公庵主開堂疏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平陽淨名院草律為禪請潤公住持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請定公庵主出世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為功

德主代為之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住持壽寧禪寺疏

為大覺開堂疏 三道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鈴序

苗彥實琴譜序

答楊行省書

進征西庫午元曆表

西游錄序

辨邪論序

寄趙元帥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

錄序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貧樂菴記

自贊二首

燕京大覺禪寺新建經藏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目次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元 耶律楚材 晉卿撰

醉義歌



遼朝寺公大師者一時豪俊也賢而能文尤長于歌詩其旨趣高遠不類世間語可與蘇黃並驅爭先耳有醉義歌乃寺公之絕唱也昔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遼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學遼字于李公期歲頗習不揆狂斐乃

譯是歌庶幾形容其萬一云

曉來雨霽日蒼涼  
枕幃搖曳西風香  
困眠未足正展轉  
兒童來報今重陽  
吟兒蒼、渾塞色容  
懷哀、皆吾鄉  
飲衾嘿坐思往事  
天涯三載空悲傷  
正是幽人嘆  
幽獨東隣携酒來  
茅屋憐予病竄伶  
行愁自言新釀秋  
泉麴凌晨未盥  
三兩卮旋酌連斟  
折欄菊我本清癯  
酒戶低羈懷開拓  
何其速愁腸解結  
千萬重高談几笑  
吟秋風遙望無何  
風色好飄、漸遠  
塵寰中淵明笑問  
斥逐事謫仙遙指  
華胥宮華胥咫尺  
尚未及人

間萬事紛、空一器  
纔空開一器宿醒未  
解人先醉携樽絮  
搯近花前折花顧影  
聊相戲生平豈無同  
道徒海角天涯我遐  
棄我愛南村農丈人  
山溪幽隱潛脩真  
老病猶耽黑甜味  
古風清遠途猶迤  
喧囂避逐巖麓僻  
幽閑放曠雲泉濱  
旋春新黍爨香餅  
一罇濁酒呼予頻  
欣然命駕匆、去  
漠、霜天行古路  
穿村迤邐入中門  
老幼倉忙不寧處  
丈人迎立瓦盃寒  
老母自供山菓醋  
扶携齊唱雅聲清  
酬酢温語如甘澍  
謂予綠髻猶可需  
謝渠黃髮勤相諭  
隨分窮秋搖酒

卮席邊籬畔花無數巨觥深斝新詞催閑詩古  
語玄關開、懷囑酒謝予意村家不棄來相陪  
適遇今年東鄙阜黍稷馨香棲畝畝相邀斗酒  
不泐旬爰君蕭散真良友我酬一語白丈人解  
釋羈愁感黃耆請君舉盞無言他與君却唱醉  
義歌風雲不與世榮別石火又異人生何榮利  
倘來豈苟得窮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  
在仲尼削迹名終多古來此事元如是畢竟思  
量何怪此爭如終日且開罇駕酒乘盃醉御裏  
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無形難說似泰山載斷

為深杯長河釀酒斟酌之迷人愁客世無數呼  
來拍耳充罰卮一杯愁思初消鑠兩盞迷魂成  
勿藥爾後連澆三五卮千愁萬恨風蓬落胸中  
漸得春氣和腮邊不覺衰顏却四時為馭馳太  
虛二曜為輪輾空廊須臾從轡入無何自然汝  
我融真樂陶、一任玉山頽藉地為茵天作幕  
丈人我語真非真、予此外何足云丈人我語  
君聽否聽則利名何足有問君何事徒劬勞此  
何卑彼豈高蜃樓日出尋變滅雲峯風起難堅  
牢芥納須彌亦閑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裡蝴

蝶勿云假莊周覺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成虛  
馬喻馬子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一指同胡  
為一指分彼此胡為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我  
富貴我之貧困非予窮三界惟心更無物世中  
物我成融通君不見千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  
山身變石木魂石質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  
自料我身非我身電光興廢重相隔農丈人千  
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酌忘形跡

題恒岳飛來石

無盡居士題恒岳之飛來石有偈云石落黃河

北山銜白日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值元珪天下  
稱頌之為人磨毀字文漫駁不復識矣有仁上  
人自恒山來請予復書是頌欲刊諸舊文之側  
予應之曰無盡之妙言昭如日月與天地而齊  
終豈風霾之能掩哉然不能拒上人之請勉為  
之書己丑清明日湛然居士涿水移刺楚材晉  
卿題

為慶壽作萬僧疏寺

竊以棲心物外已知四大之空寓跡塵中且賴  
十方之供矧五常尤尊于博施而六度首重于

檀那不求郡國之英豪誰養林泉之跛挈芒鞋  
藜杖弗辭千里之勤糲食蔬羹好助萬僧之化  
謹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為禪仍命予為功德主  
因作疏

竊惟昔年開化今日為禪已蒙智老拈香又請  
湛然作主尋行數墨一蠲教化家門運水般柴  
便有叢林氣息謹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菴主開堂疏  
竊以達摩昔年莽鹵截宦續鳧天寧今日顛預

證龜作鼈可怜弄巧成拙不免出醜放乖我信

公菴主受洞下之宗風佩却波天寧老人之心

印叅窮行說不到處踏開偏正未分前既已降

尊就卑何愧壓良為賤逢場作戲請來開裡刺

頭借水獻花便好穩處下脚謹疏

玉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玉山乃雪嵒之故刹湛然實萬松之門人既是  
當家本非生客春風秋月長聯萬葉之芳晨香  
夕燈永祝一人之壽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



作疏

惟萬卦之古刹實萬松之舊遊有虛已彦公飛道号  
書請湛然作主勉為提領良慰慙慙山色水聲  
永作道人活計漁歌樵唱備傳衲子家風謹疏

請某公菴主住竹林疏

狐死首丘是難忘于熟處心空及第何猶迷于  
故園我某公菴主三頓打不回頭一唱全無入  
耳喫竹林飯局竹林夫嗣竹林法傳竹林禪打  
甌哄盆莫忘竹林之盛德披毛帶角好種竹林  
之道場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祖禰不了慚惶碧眼之老胡兒孫受殃架構紅  
螺之大刹既是將錯就錯不免拈空拄空我湛  
公禪師韶陽遠孫摩訶嫡子泰透三句語擊碎十  
法門便好住持更休推讓滔天嶺上只圖同看  
有毛龜絕嶺山頭且要共栽無影樹謹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慶壽慈悲拽擺犁而耕種竹林滿洒歎槽廠之  
空閑已讓位而逃宜見機而作我容公禪師一  
條生鐵脊兩片點鋼唇泰透濟下沒把鼻禪說

得格外無滋味話呵佛罵祖且存半面人情揭  
海掀湖別有一般闕挨試問孤峯頂上何如十  
字街頭若是本色瞎驢好趁大隊既號通方水  
枯何必芒繩謹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用管仲則安用監刀則危賢愚政事叅萬松則  
謗叅延洪則讚冷煖人情行窮萬里山川只是  
一天風月惟智公禪師本有丈夫志不學老婆  
禪拈却花冠弗裝珍御可駭特牛生特便好出  
頭勿謂牝鷄司晨不敢下嘴謹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劉公鄰  
居報先

洗垢無緣之遠并之救渴卜鄰有德故近寺而  
敬僧我智公禪師先禮報恩後叅奉福遠如舊  
總近似新深澁鎖打開便請升堂啓戶明燈剔  
起願希鑿壁偷光謹疏

請某菴主開堂疏

和尚拽碓子不離寺內老鼠拖胡蘆只在倉中  
某公菴主先謁報恩再叅奉福升回斗轉因倒  
屨傾十分利不圖半文一石禪獨攬八斗莫學  
淘沙去米打破羅盆且來量土唱籌熟謾敵將

謹疏

爲慶壽寺化萬僧疏

隱迹林泉置死生于度外隨身瓶鉢寄口腹于  
人間欲隆三寶之風強遣萬僧之化何須異味  
唯求野菜淡黃齏不用多般只要山田脫粟餅  
謹疏

請亨公菴主開堂疏

亨公菴主久叅萬松老人因緣不契再  
謁王山大愚和尚不期月罷叅予過太  
原玉山寺僧請予作疏

萬松三頓不回頭王山一釣便吞鉤大愚不似  
大愚老脇下三拳即便休

三學寺政名圓明仍請予爲功德主因作  
疏

本無男女等相着甚名模強分禪教者流且圖  
施設粵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  
舍尼遂從禪而革律邀印公爲粥飭頭請湛然  
爲功德主根深蒂固長聯萬葉之芳地久天長  
永祝一人之慶謹疏

平陽淨名院革律爲禪請潤公禪師住持

疏

竊以不居這那院好箇主人本無南北心悉為佛子謹請懷仁潤老來住平陽淨名翡翠簾前請看木人之舞琉璃殿上願聞布鼓之音謹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鎮三晉之雄藩有五臺之古刹獻花酌水改律為禪具疏懇懇請予領畧謹命休林常祝壽結个好因緣為報文殊莫放光不打遮鼓笛謹疏

請定公菴主出世疏

少林九年打坐祇得半提曹溪五派分開全沒

一滴雖是將無作有也要算假像真我定公菴主洞下玄孫五臺嫡子解造無米粥能撫沒絃琴既已炙地薰天須要掀海翻山正逢開化枉開有力叢林便好出頭莫戀無明鬼窟謹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為功

德主代為之疏

惟明月清風取之無禁者况龍巖石壁命予為主人煩我一心護謝他兩手分付千崑好景半文不費買山錢持數紙閑言一狀便充商稅契謹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禪師住持壽寧禪寺

疏

臨汾水之故邑有壽寧之巨藍歷代皈依百年  
煥顯乞忘憂為功德主請琳公為粥飯人獨掌  
不浪鳴單手豈成拍千年罕遇最難時節因緣  
一疏連來便是衲僧把鼻謹疏

為大覺開堂疏三道

竊以門裡安身已早荆棘漫地品中宴坐更知  
過犯彌天請來借坐升堂便好倩人問話引得  
轆轤轉也問甚千遭萬遭快送爐熬熟時盛搭

一箇兩箇

竊以雲門胡餅切忌咬嚼盧陵米價怎敢商量  
不甘公案清訛正要作家批判伏惟奧公和尚  
佩聖安之正印透韶陽之上關莫守命鬼窟中  
三彈不動快橫身虎口裡一勘便招  
竊以逢人不出、則便為人傍觀者哂逢人便  
出、則不為人當局者迷直須一箭透重關不  
得三心或兩意自甘入室渾如豹膽熊心不肯  
陞堂却是虫頭鼠尾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祛惑鈴序

予故人張正之世掌羲和之職通經史百家之  
學尤長于三式與予參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  
春既克汴梁渠入覲于朝形容變盡惟語音存  
耳乘間因出書一編曰六壬祛惑鈐予再四繹  
之引式明例皆有所據或有隱奧人所未通者  
釋以新說蓋採諸經之所長無所矛盾者取其  
折衷為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求傳寫者既  
衆其同列請刊行以廣其傳余忻然為引以題  
其端癸巳中秋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  
卿序

苗彥實琴譜序

古唐棲岩老人苗公秀實其名彥實其字博通  
古今尤長于易應進士舉兩入御闈而不捷乃  
拂袖去之公善于琴事為當今第一嘗遊于京  
師士大夫間皆服其高妙恭和中詔天下工于  
琴者侍郎喬君舉之于朝公待詔于秘書監余  
幼年刻意于琴初受指于待詔弭大用每得新  
譜必與棲岩商確妙意然後彈之朝廷王公大  
人邀請棲岩者無虛日子不得與渠對指傳聲  
每以為恨壬辰之冬王師濟長河破潼關涉京

索園汴梁予奏之朝廷索棲岩于南京得之達  
范陽而棄世其子蘭挈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  
予按之果為絕聲大率署令衛宗儒之所傳也  
予今錄之以授後世有知音博雅君子必不以  
予為徒說云壬辰仲秋後二日湛然居士漆水  
移刺楚材晉卿序

答楊行省書

某再拜復書于行省閣下辱書諭及辭位事請  
聞奏施行者惟聖代之深仁賞延于世偉閨門  
之內助貴繫于夫故行省李公雖稽北覲之期

頗著南伐之績時不遑顧天弗假年伏惟閣下  
族出名家世傳將種無兒女子之態有大丈夫  
之所為吏民服心朝廷注意遂授東臺之任冀  
舒南顧之憂今也抑意陳書引年求退悞折鼎  
覆餗之患避北鷄司晨之訛雖曰謙尊而光曷  
若隨時之義分茅列土無忘北闕之恩秣馬厲  
兵可報西門之役今因人回謹復書以聞山川  
遼濶書簡浮沈比獲瞻依更希調護不宣

進征西庫元曆表

臣楚材言堯分仲叔春秋謹候于四方舜在璣

衡旦暮肅齊于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  
典謨實六籍之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為五帝之  
盛主先務厥猷皎如日星紀之方冊由此言之  
有國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是以三代而下  
若昔大猷遵而奉之星曆之官代有其人漢唐  
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  
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  
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立國都而各殊或涉歷  
歲年之寢遠不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  
合天耳唐曆八徙宋曆九更者良以此夫金用

大明百年終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程  
昔密今疎東微西著以地遙而歲久故勢異而  
時殊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千城是歲五月  
之望以大明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  
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而又二月五  
月朔微月見于西南校之于曆悉為先天恭惟  
皇帝陛下德符乾坤明並日月神武天錫聖智  
夙資邁唐虞之至仁追羲軒之淳化冀咸仁而  
底義敬奉天而謹時重勅行臺旁求儒者臣魚  
虫細物草芥微人粗習周孔之遺書竊慕羲和



之陳迹俎豆之事靡遑諸也箕裘之業敢忘于心恨無命世之大才誤忝聖朝之明詔欽承皇旨待罪清臺五載有竒徒曠著龜之任萬分之一聊陳犬馬之勞既校曆而覺差竊効顰而改作今演紀窮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歲命庚辰臣愚以為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時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度以應

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臣又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文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耀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大明所失于是一新驗之于天若合符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數萬里不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以紀我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所有曆書隨表上以聞伏乞頒降方臺以備行宮之用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夫志士不無銷  
黯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  
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効也故述辨邪論以斥  
糠蠶少荅佛恩戊子乘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  
慮煩應對遂著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  
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訊予之好辨者予應之曰  
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曰思無邪是正邪之  
辨不可廢也夫揚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北方毗盧糠瓢白經香  
會之徒釋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乙三張

左道之術老氏之邪也至于黃白金丹導引服  
餌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伯陽之正道疇  
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尚寬仁是  
致偽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嬴秦焚經坑儒  
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  
之黜糠丘辨之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  
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  
刺楚材晉卿序

### 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

得中凡流下士惟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  
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者良以此夫吾夫子云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  
大笑之釋典云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  
之說不謀而合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  
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者  
舉世好乎異罔執厥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  
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吾  
儒獨知楊墨為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蘆  
為佛教之患甚矣不辨猶可而况從而和之或

為碑以紀其事或為賦以護其惡噫天下之惡  
一也何為患于我而獨能辨之為患于彼而不  
辨反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奸惡豈我夫子忠恕  
之道哉黨惡佑奸壞風傷教千載之下罪有所  
歸彼數君子曾不捫心而靜思及此也邪予旅  
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適有永  
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蘆教民十無益  
論見寄且囑予為序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怨論  
而不縵皆以聖教為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  
序焉予以謂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蘆邪正之

道萬松以予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  
廣其傳萬松不可予強為序引以行之至今庸  
民俗士謗歸于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為此序則  
又將貽謗于講主者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  
借儒術以為比述辨邪論以行世有謗者予自  
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玷山林之士哉後世  
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為囁嚅云乙酉  
日南至湛然居士涑水移刺楚材晉卿叙于西  
域瀚海軍之高昌城

寄趙元帥書

楚材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邇來起居何  
如昔承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言足下有  
安天下之志仍托僕為先容僕備負翰墨軍國  
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民亦僕之素志也敢  
不鞭策駕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乎僕未達行  
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快、夫端人取友必  
端矣京城楚卿子進秀玉輩此數君子皆端人  
也楊推足下談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  
此僕于足下少有疑焉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  
下老氏之道養性釋氏之道脩心此古今之通

議也舍此以往皆異端耳君之尊儒重道僕尚  
未見于行事獨觀君所著頭陀賦序知君輕釋  
教多矣夫糠蘖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  
斥僧滅教棄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  
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偽  
說以惑衆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  
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可不慎今君首倡序  
引黨護左道使後世陷邪歧墮惡趣皆君啓之  
矣千古遺恥僕為君羞之糠蘖異端也輒與佛  
教為比萬松辨賦甘泉勸書反以孟浪巨蠹之

言處之以此行已化人僕不知其可也僕謂足  
下輕釋教者良以此也夫于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君既薄釋教則儒道斷可知矣君之于釋教  
則重糠蘖于儒道則必歸揚墨矣行路之人皆  
云足下吝嗇故奉此曹圖其省費故也昔諸士  
大夫書來咸謂足下以濟生靈為心且吾夫子  
之道以博施濟衆為治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  
則吾夫子之道亦不可行矣又將安濟生靈乎  
又君序頭陀賦云冀請宗師祈冥福以利斯  
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糠蘖毀斥宗師將使

一郡從風漸化，斯民罪惡日增矣。又將安以利斯民乎？僕謹撰辨邪論，以寄幸披覽之。更請涉獵，箴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邪正之岐不足分矣。僕素知君為邪教所惑，亦未敢勸諭。君不以僕不才，轉托諸士大夫萬里相結為友。故敢以區區忠告。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經云：士有諍友，故身不離于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友為？若所尚不同，安可為友？或萬一容納鄙論，便請杜絕。此輩毀頭陀賦板，以雪前非。如謂僕言未當，則請于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

以遠業自重區區不宣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

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惟聖安澄公和尚神氣嚴明，言詞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錄中所得者扣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以為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葉不然，所見予甚惑焉。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

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鉛錘耳今揣  
君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豈得猶襲前愆  
不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萬  
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辨才無礙君可  
見之予既謁萬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祈寒  
大暑無日不叅焚膏繼晷廢寢忘食者幾三年  
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  
叅學之際机鋒罔測变化無窮巍然若萬仞  
峯莫可攀仰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噫登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  
未入閩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志本好異也惟屏  
山閑、其相照乎爾後奉命赴行在扈從西征  
與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法語偈頌  
皆法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橐吾宗有只童者  
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頌開  
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關七年方蒙見寄予西域  
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  
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繹撫卷而嘆曰萬松來  
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

古今是為萬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于此哉予與行宮數友旦夕游詠于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巨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歛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耶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惟法弟從祥者與僕為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于世以貽來者廼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耶堪引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体妙底脚根向去若

要脚根點地鼻孔撩天却須向這葛藤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添水刺移楚材晉卿叙于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雪竇拈頌佛果評唱之擊節碧岩錄在焉佛果頌古圓通善國師評唱之覺海軒錄在焉是臨濟雲門互相發揚矣獨洞下宗風未聞舉唱豈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人耶必有通方明眼判斷尚未晚也昔佛鑑拈八方珠玉集止及其半每至曹洞夾嶺石霜王宗機緣留付佛果今佛



鑑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具在愈可疑焉三大老  
後果有天童覺和尚拈頌洞下宗風為古今絕  
唱迨今百年尚無評唱者予叅承餘暇固請萬  
松老師評唱之欲成三宗鼎峙之勢忍拈覆鉢  
貞吝之訊今評唱頌古從容菴錄已大播諸方  
評唱拈古請益後錄時老師年已六十有五矣  
循常首帶佛事人情晷隙之間侍僧請益旋舉  
旋錄皆不思而對應筆成文凡二十七日百則  
詳備神鋒穎利于斯可見矣若夫據令于臨濟  
捧唱以前發机于雲門三句之外豈更與佛果

圓通殘餽爭長哉俊快衲子舉一明三瞥見全  
鼎則瀉仰法眼雙鉉亦宛然矣但恐 信不及  
徒勞話歲寒也吁壬辰重陽日湛然居士漆水  
移刺楚材晉卿叙于天山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師諱祖朗姓李氏薊州漁陽人九歲出家禮燕  
京大聖安寺圓通國師為師大定十三年京西  
弘業寺受具至二十一年改弘業為大萬安禪  
寺有司承制師充知事厥後拂衣駐錫聖安復  
為舉充監寺崇壽禪院者實圓通國師退老之

舊居也以師為宿舊之最承安間堅請師為宗  
主任持一歷十稔又奉勅選香林禪寺開山提  
點凡三載勅賜懃持大德答其勤也既而崇壽  
復請住持載閱五春貞祐間奉勅改賜今號度  
門徒凡十有一人咸有肖父之風焉師前後輔  
翼叢林不憚艱苦讓功責己潛德密行不可概  
舉師以壬午之仲冬十有四日示寂于崇壽僧  
臘五十三俗壽七十四師將順世預召其屬徒  
笑謂曰生緣我將盡矣屬徒退而相謂曰師神  
色自若、無他疾安得遽有是事耶后七日師

命侍僧執筆代書頌云吐遮皮袋常為患害繼  
祖無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去亦無礙四大各  
離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  
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語竟乃閉目  
跏趺而寂于是遐邇緇素弔祭如雲嘉聲遠震  
愈光于生前矣其弟子輩瘞靈骨于師翁靈塔  
之左去京城之南可二里許丁亥之冬予奉詔  
搜索經籍馳傳來京有菴主志奧者師之受戒  
弟子也晚得法于聖安澄公圓照大禪師以僕  
素與朗師善屬予求碑銘僕素愛師之純古洒

落與之遊者久矣師嘗云予晚節愈堅于持誦  
日念弥陀聖號數萬聲方止譬如抱河梁而洛  
又何害焉今聞師之寂也七日預知時至雅符  
龍猛祖師之証無乃持誦之驗與噫聖人豈欺  
我哉豈欺我哉萬松老人為宗門之大匠四海  
之所式範素慎許可嘗贊師之真曰德譽燔沉  
靈骨鏗金訥于言而敏于行璞其貌而玉其心  
勅選提封于國寺天資寶鍊于禪林子徒知寒  
蟬將蛻尚餘吟吾以謂陞圓通之堂者稽古依  
然接武于方今云萬松見許如是人可知已僕

聞師侍從圓通國師最久而又臨終之際超然  
自在疑必得法于國師或因緣未合或授國師  
密訓不令出世亦石霜素侍者之儔侶與崇壽  
禪院法堂叢林制度一如聖安師久據而不請  
禪伯住持者亦猶素侍者乎欺老黃龍下視兜  
率悅之意與予恐後世人責備于賢者累師之  
重德故雪之于此後之子孫當幹父之蠶無蹈  
前轍以玷師之高名焉湛然居士再拜而作銘曰

偉哉朗公 誕跡漁陽 師侍圓通

達奧穿堂 肅依宸命 屢提國寺

退已讓人 舉廢脩墜 兒孫衆多  
酷奉弥陀 心期極樂 迹厭娑婆  
撒手便行 預知時至 臘五十三  
壽七十四 奔喪赴祭 緇素駢闐  
嘉聲遐播 愈盛生前 京南之原  
茶毗靈骨 素荅陵空 朗師不歿  
佯痴放憨 素公同參 蔑視兜率  
平欺區南 不邀宗匠 冷閑方丈  
垂手無人 老殘龍象 予聞君子  
責備乃賢 毋以微瑕 累乎大全

云子云孫

幹父之蠱

載震師名

永揚萬古

庚寅年六月望日

貧樂菴記

三休道人稅居于燕京之市榜其菴曰貧樂有  
湛然居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與曰  
布衣糲食任天之真或鼓琴以自娛或觀書以  
自適詠聖人之道歸夫子之門于是息交遊絕  
賓客萬慮泯絕無毫髮點翳于胸中其得失之  
倚伏興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以此耳  
曰先生亦有憂乎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居士

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為己也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君子恥之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絕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頽舉世寡々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生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

答居士笑曰我知之矣夫子以為處富貴也嘗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隱于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為洋洋于富貴而戚戚于貧賤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謂矣請以吾子之言自以為記丙子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卿題

自贊

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模一樣鬚鬢垂到腰間眉毛儼然眼上龜毛錐子畫虛空寫破湛然閑伎倆

其二

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吾道便是塵、  
劫、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避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遼重熙清寧間築義井精舍于開陽門之郭傍  
有古井清涼甘滑因以名焉金朝天德三年展  
築京城仍開陽之名焉其里大定中寺僧善祖  
有因緣力道俗歸嚮者衆朝廷嘉之賜額大覺  
貞祐初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餘僧童絕  
跡官吏不為之恤寺舍悉為民居有之戊子之

春宣差劉公從立與其僚位高從遇輩疏請與  
公和尚為國焚脩因革律為禪奧公罄常住之  
所有贖換寮舍悉隸本寺稍成叢席可容千指  
瑞像殿之前無垢淨光佛舍利塔在焉殘缺幾  
仆提控李德者素黨于糠蠶不信佛教至是改  
轍施則完葺其塔繼有提控晉元者施蔬圃一  
區于寺之南以給衆用糊口粗給庫寅之冬劉  
公以狀聞朝廷招提院所貯餘經一藏乞遷于  
本寺安置許之於是奧公轉化檀越創建壁藏  
斗帳龍龕一週凡二十架飾之以金績之以彩

窮工極巧煥然一新計所費之直白金百笏能  
事告成累書請湛然居士為記余慨然曰昔者  
聖人之藏書也貯之于金匱寫之于琬琰重道  
尊書以示于將來也浮屠之建寶藏者亦猶是  
乎吾夫子刪詩定書明禮讚易六經之下流為  
諸子春秋以降散為史書較其卷軸不為不多  
矣兵革以來率散落于塵埃中吾儒得志于時  
者曾無一人為之裒集置之淨室安之寶架豈  
止今日也哉成平之世間有儒冠率集士民脩  
葺宣聖之廟貌者曾未卒工已為有司糾劾矣

且以擅興之罪之噫吾道衰而不振者良以  
此夫昔雪岩示寂于玉山時萬松老人方應詔  
住持仰嶠計問既至不俟駕而行遇完顏子玉  
諸塗子玉嘆曰士人聞受業師之物故也雖相  
去信宿之地未聞躬與其祭者豈有千里奔喪  
者耶佛祖之教源遠流長者有自來矣子玉每  
以此事語及士大夫今與公禪師非為子孫計  
無取功名心汲、皇、丐乞于道路惟以佛宮  
秘藏為務可謂不忘本矣余已致書于諸道士  
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營葺宣父之故宫亦由

奧公激之也癸巳中秋日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目次

和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寄雲中東堂和尚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燕京大覺禪寺奧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  
戲之

寄龍溪老人乞西嶺香

謝聖安澄公饋藥

和王正夫韻



和孟雲卿韻

次雲卿見贈

和王正夫憶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跋白樂天慵屏圖

和請住東堂疏韻

寄倪公首座

和呂飛卿

戲陳秀玉并序

目次畢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元 耶律楚材 晉卿 撰

和張敏之詩七十韻三首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

續貂以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軼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顏綱穢新朝明德香雄材能預美大略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剪濇張西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彗侵天壘壁光動太白鉞整車徒盛鱗，旗鼓望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謨滅江

左將擒楚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彀強禦敢跳  
梁採訪軒車開司農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  
不財傷勲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  
奇計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  
奮迅鸚鵡得翱翔偶遇風雲會爭依日月光永  
疇千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  
霜迎降初請命出郭遠相將久敵真宜死寬恩  
何一作未敢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無疆扶杖聽黃  
詔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出戎行殷絕  
仁猶在周傾道不亡來招燕郡內入覲大食傍

戎服貂裘紫星軺駁馬蒼中春辭北望初夏過  
西涼瀚海涵而湧陰山彷彿閑雲迷去路踈  
雨潤行裝出處空興歎風光自斷腸典型陳故  
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援深溺中州冀小康風俗  
承喪亂籌策要優長痼疾如神附遊魂笑鬼佞  
仁術能骨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言肯  
括囊遭讒心欲剖涉苦膽先嘗北漠絕窮域西  
隅抵大洋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羶補連腮  
帳繩穿朽脚床郊行長野與人靜若禪房回鶻  
交游熟崑崙崙事蹟詳風煙多黯黯雲水兩茫茫

災變垂乾象妖氛翳太陽  
髯龍三島去玉葉一枝芳  
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  
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  
大樂陳金石朝服具冕裳  
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  
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  
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  
按堵無更肆因敵不餽糧  
宸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  
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  
勢連西域重天助北方  
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  
錦衣捐毳褐肉食棄糟糠  
隱逸求新仕流亡集故鄉  
百官欣戴舜萬國願歸唐  
耕釣咸生遂工商樂未央  
會將封泰岳行看建明堂

歎才雕篆長慙學面墻  
君恩予久負賢路我深妨  
覆餗恒憂惧持盈寔恐惶  
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  
太守方遺舄初平政牧羊  
厚顏居此位若已納于隍  
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再用張敏之韻

我愛張公子丁年密退藏  
施為宜法則議論自馨香  
元氣却不死深陂豈可量  
兒時供府薦壯歲已名揚  
汲、尊尼父堂、類子張  
遷居擇隣里濯足揀滄浪  
作傳編毛穎談玄說劍鉞  
奇才千古重令聞萬民望  
氣壓四明客調窮三耳減

典謨師我舜雅頌起予商綿蕞曾陳漢仁術屢  
說梁本非中酒困長為和詩忙道長拈連拔時  
衰心獨傷篆文道似李隸字楷如玉青眼予能  
作白眉君最良萬言陳國利一戰捷文場出海  
游龍舞騰空翥鳳翔十全君子行一代士林光  
句法吾師範詩材我竊攘忠心常向日直節欲  
凌霜文沒歲去久道亡天未將狂瀾時既倒木  
鐸子宜當德業能純粹學術靡理疆衝天憎燕  
雀當路惡豺狼綺語吟千韻宸筆掃千行、藏  
闕治亂出處卜興亡郡隸清河上家居杜曲傍

登科年甫冠修史髮初蒼仙觀嘗新欠宮園醉  
晚涼朝天恭踖踏退食獨彷徨得暇多休沐游  
山小治裝一卮持竹葉左手把無腸官酒澆三  
斗宮詞唾百章阮聲師校尉琴訣受嵇康似玉  
風神異如蘭氣味長坦懷無戚、明見笑張、  
草檄堪醫疾鍼詩可治盲博聞敵武庫高價重  
珠囊憂患經多故艱難已備嘗悲歌聲歷、雅  
調韻洋、造次必于是中心何日忘生涯兩書  
篋香火一禪牀海上尋徐福壺中覓長房流傳  
雖若此真偽甚難詳水國波奔激仙鄉路渺茫

孤身朝北闕皓首歎東陽險韻嚼佳句殘英嗅  
冷芳仁人今尚在箕子本佯狂洪範明皇極彛  
倫叙有常百王遺禮樂三代舊軒裳會補南極  
缺能令北斗昂無媒言囁嚅失志思迴遑秋老  
空悲扇天涼反賣漿却來頻渭釣又絕在陳糧  
志道衰猶夢依仁老更剛故家三徑遠薄土一  
廛荒混、常無捨乾、體自強卒躬能省已行  
道不踰方寧恥身衣褐誰嗟日食糠起歌明月  
夜舒嘯白雲鄉綺夏終辭漢巢由固避唐名極  
得三者柴立杙中央榮遇傳金馬題名刻玉堂

未窺君所蘊徒見子之墻遣欲絕形累無貪不  
行妨一瓢渠樂逸陋巷我憂惶犧易韋編暗麟  
經古卷黃著述遵輔嗣去取笑公羊再辨麟絕  
筆重箋城後隍焦桐人不識獨有蔡中郎

讀唐史有感復繼張敏之韵頗有脂粉氣  
息遷就聲韵故也呵、

唐室承平久遺賢不遁藏羅紈桑幄膩餅餌麥  
疇香馬牧初蕃息民編莫校量邊城閑虎略衛  
士歛鷹揚禁苑晨鐘動梨園錦障張披香風細  
細太液水浪、河漢明方潤長庚淡不銜羽旄

儀兩列冠蓋道相望諫士陳休戚庭臣論否臧  
金石歌大雅琴瑟奏清商青鳥迷鴛瓦烏衣遶  
畫梁供張官府備穀饌大官忙共享清時樂殊  
無謗議傷含元朝百辟花萼宴諸王主上貞觀  
聖官僚魏鄭良歲時開武講春首闢文場異寶  
浮淮水餘粮朽鳳翔諸羗來入衛百濟請觀光  
關塞沉烽火鄉閭息寇攘三春常若雨六月不  
飛霜聖德躋朝夕仁心本就將俯知人意順仰  
視帝心當曠騎輕關內精兵重北疆朝廷潛巨  
蠹方鎮養貪狼粉面三千輩金釵十二行持盈

當忌滿居治不知亡相罷曲江去權移林甫傍  
華清高岫、驪嶠碧蒼、金屋眠春曉溫泉浴  
暮涼掖庭花爛熳閣道路彷徨宮監金犀飾妖  
姬珠玉裝危弦驚醉耳哀調斷柔腸燈燭暉鴉  
鵲絲簧沸建章奢淫幾桀紂純儉劣成康擊柝  
宮城遠傳籌禁漏長謀懽長汲、沉醉若偃、  
未悟薪及熟誰知病已盲人橫碧玉笛腰佩絳  
香囊嶺表千山遠荔枝三日嘗仙衣吹渺、蓮  
舸泛洋、力士權誠重楊釗寵不忘承恩趨寶  
座奏事近牙床熒惑頻侵斗秋陽弗集房人心

咸怨怒天象不披詳易水聲嗚咽燕山水鬱茫  
盜賊充上郡鼙鼓起漁陽殺氣凌金闕繁霜殞  
玉芳環兒剛賜死天子惧如狂戰士皆思變奸  
臣亦易常空閑塵羯鼓誰舞舊霓裳忠義心徒  
順英雄志自昂翠華搖曳：鸞馭去遑：禁纜  
庖供豕村民路進漿隘兵蜀道險糊口益州糧  
靈武兵聲振汾陽意氣剛復收京闕克重治寢  
園荒賊勢時深感官軍力益張羽檄傳劍閣龍  
駕返南方御府仍無酒飢民尚歎糠印都求道  
士蓬島覓仙御符使將歸漢真妃猶憶唐金釵

分一股鈿合劈中央揮涕春風殿傷心秋月堂  
梧桐籠院砌桃李映宮牆佳夢真難得幽懽頗  
有妨春宵成怨憶秋夜愈悲惶尚記脩眉綠猶  
思半額黃強舒寫被翠閑殺輦車羊陵谷俄驚  
海滄浪已變隍臨風一卮酒聊復醉三卽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黃華和同年九日詩以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為韻予愛而繼之前叙思歸  
之心後述叅玄之志所謂倒食甘蔗者也  
秋香真可人不為無人改自慙寒昔盟東籬子

空待我獨搖酒卮不得寒英採臨風望故園  
商二十載

其二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爾得香醪  
姿然憶霜菊世態屢遷變生人多  
返復十年一夢中猶未黃梁熟

其三

無花復無蝶不似今秋窮黃花歲  
別九日年年同我居北海南子  
在西山東公余會何日一醉  
閑愁空

其四

當年別吾山曾與黃華期富貴  
非予志卜築臨東籬今也違  
初心知我者其誰掛冠猶未  
遂寄此相思詩

其五

無意戀三公有心辭駟馬洛陽  
失金谷閭山有別野芳酒瀉  
盈樽秋香折盈把沉醉卧西  
風不讓梨花下

其六

汨沒紅塵中辜負黃華秋林  
泉與朝市試問孰



為優胡然久沉者令我心悠、酷思山水樂夢  
寐空神遊

其七

歲月不我與彈指及衰年平生諳萬事抵死叅  
重玄因緣不可滯慎無法自然兩邊都不立別  
有壺中天

其八

無知豈真知無見非真見遮照玄縱橫機關千  
萬變虎口幾橫身臨敵經百戰三折為良醫一  
交學一便

其九

五流分洞下一派起湖南春水無心碧秋山着  
意嵐臨濟真顛漢曹山放酒酣許多閑伎倆仔  
細好生叅

其十

水外猶逢水山前更有山元知非內外更不在  
中間測海纔盈掬窺天見一斑樞機謾竭世一  
筆請君刪

寄雲中東堂和尚

雲中種出火蓮華到底東堂是作家伏手骨椽

腰下劔笑人家具手中蛇三玄戈甲徒心亂五  
位君臣莫眼花只遮些子難理會草鞋包裹破  
袈裟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多謝堂頭遠賜書驚人才筆我難如承當禪髓  
心無媿供奉佛牙力有餘幼子可襲先父業游  
人却到舊時居箇中消息誰能悉玉女乘風跨  
鐵驢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成既以詩  
戲之

詞源老去苦無多強著閑文讚釋迦道健鬼毫  
生月窟光明蠟紙出新羅茶爐幾辨龍涎燼玉  
板十分鳳墨磨此起科差真可笑湛然陪酒更  
陪歌新獲紫玉板硯于友人

寄龍溪老人乞西岩香

寄語龍溪老古錐西岩風韻我長思香錢緩發  
鳴琴後瓦鼎濃薰入定時比擬梅魂祇獨步品  
量龍腦可同馳湛然鼻孔撩天大穿過多時不  
自知

謝聖安澄公饋藥

一粒靈丹寄我嘗  
湛然回簡謝西堂  
殺活一草真難會  
藥病相治未易量  
仔細嚼時元不礙  
渾淪吞下也無妨  
聖安骨董知多少  
賣弄千年舊藥方

和王正夫韻

壯年自笑髣先霜  
喜色眉間一點黃  
退食紫宸居鳳閣  
朝天丹闕列鴛行  
功名必要光前古  
富貴何須歸故鄉  
濟世元知有仁政  
活人不假返魂香

繼孟雲卿韻

歸與奚待髣雙螭  
無恙閭山聳岌峩  
萬壑松風思仰嶠  
千岩煙雨憶平坡  
仰山平坡皆燕然名利也  
開基氣概鯨吞海  
遁世生涯鼠飲河  
好買扁舟從此逝  
醉眠江國一漁蓑

次雲卿見贈

濟：千官侍玉宸  
尊賢容衆更親  
風雲際會千年少  
天地恩私四海均  
西狩一蘇張  
掖亂南巡重  
變大梁  
春車書南北  
無多日  
萬里河山宇宙新  
一作會同文軌

和王正夫憶琴

道人塵世厭囂塵白雪陽春雅意深萬頃松風  
皆有趣一溪流水本無心忘机觸處成佳譜信  
手拈來總妙音陶老無絃猶是剩何如居士更  
無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聖人開運憶斯年睿文智明稟自天旁午衣冠  
遊北海縱橫耕釣滿居延月氏入貢稱屬國日  
本觀光列戶編威震西溟千萬里漢唐鴻業亦  
虛傳

其二

笑我區、亦強為故園荒矣欲何之讀書測海  
持螺測學道窺天以管窺疲俗不禁新疾苦濫  
官難撫舊瘡痍才微任重宜求退自有當途國  
手醫

其三

廣平流落寓平城親老家貧強苟生炎漢蕭曹  
賢政事李唐房杜羨聲名進求高譽千金重退  
隱開身一葉輕應繼開元舊勳業華堂鐘鼓對  
長檠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天兵出雲中一戰平城破居庸守將亡京畿遊

騎邏有客赴澶淵

子常倅無人送臨賀奸臣興

弒逆時君遠遷播聖主得中原明詔求王佐胡

然北海遊不得南陽卧寵遇命前席客星侵帝

座萬里金山行三經玉門過于闐歲貢脩燉煌

兵勢挫國維張禮義民生重食貨黜陟九等分

幽明三載課小人絕覬覦賢才無輒軻功名本

忌盈廟堂難久坐老矣盍歸來歸與可重和俯

仰不心慙寬弘從面唾清濁自沙汰精粗任楊

簸賦性嗜疎閒高眠樂慵惰蒼鷄粗庖充黃犢

足犁拖幼子事耕鋤老妻供碓磨隨分養餘齡  
雖飢而不餓

跋白樂天慵屏圖

三盃兀兀元如道一覺昏昏恰似真不識香山

慵睡意知音自有箇中人

和請住東堂疏韻

東堂不肯卧西堂珍御鮮食別樣裝枉費青帘  
三百尺雲中公子不來嘗

寄倪公首座

亨監逃海淹蘆菴隆老成龍過禹門獨有倪公

尚癡坐幾時承繼萬松軒

和呂飛卿

一試戎衣天定初達賢不得退間居盟津既渡  
諸侯喜親見王舟躍白魚

戲陳秀玉并序

萬壽堂頭自汴梁來遠寄萬師偈頌舊  
本有和節度陳公一絕云清溪居士陳  
秀玉要結蓮宮香火緣賺得梢翁搖櫂  
棹却云到岸不須船噫三十年前已有  
此段公案湛然目清溪為昧心居士者

厥有旨哉僕本叅萬松時秀玉盛稱老  
師之德業爾後少得受用皆清溪導引  
之力也每欲報之秀玉竟不一染指故  
作是詩以戲之

不見桃源路渺茫騎驢覓驢清溪招引到仙鄉未當好  
湛然幸得齰飽吐也須却擘與此兒不肯嘗恰似真个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終



